

三世奇象

(上)

萧玉寒 著

岳麓书社



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上

岳麓社

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中

岳麓社

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下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曾果伟

赖布衣传奇
三世奇缘

(台湾) 萧玉寒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 湖南省文华印刷厂印刷

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张:20 印数1—30000(套)

ISBN 7-5385-372-5

(上、中、下)12.80元

新登字 007号

(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)

生死方见真情在 阴煞大劫危初来

丹霞山上，李二牛、司马福二人此刻正哀哀欲绝！

两人眼睁睁的目睹赖布衣摔下悬崖，有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两人手脚方能移动。两人爬近悬崖，向下面张望，但见黑古弄冬的，深不见底，两人心料赖布衣今番必死无疑矣！

李二牛先就放声哭道：“赖先生！赖先生！你一世英名，今日二牛竟目睹你葬身深谷！”

司马福亦忍不住哭道：“赖兄呵赖兄！中午刚饱吃了一顿，你便舍我等而去，莫非一顿酒饭，便送了赖兄生命么？”

两人凄凄怨怨的哭诉着，越哭越伤心，想起赖布衣在身边的诸般好处，直哭得昏天黑地。

岂料两人这哭声却把隐在山腰密林的一只猛虎惊动了！凡林中猛虎均有个特性，专门喜吃死人肉。它听闻哭声，便知道其中必定有人摔死或横死，自家便有一顿饱嚼，于是便循声向这面悄悄的爬伏过来。

李二牛、司马福两人只顾哀伤赖布衣之亡，连身后即将临头的凶险浑然不觉。

猛虎已爬近两人身后不足三丈远了，司马福才猛然发觉身后树林中似乎有气息咻咻，他还以为赖布衣悄悄的隐在密林中作弄他，便转身笑道：“赖兄！原来你未死，却把人哭得苦也……不好！苦也！二牛！老虎！”

司马福突然大叫一声，发现在他身后不足二丈处，竟伏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！

待他刚叫了一声，猛虎被司马福这一声大叫惊怒了，咆哮

一声，便凌空扑了过来！

司马福已吓得心胆俱裂，目瞪口呆的动也不能动！司马福把眼一闭，自忖今番必死无疑了！

李二牛见状，立刻脱了外衣，拼死冲近司马福身前，把外衣向老虎抛去！

老虎有个习性，它扑起之时，必要所获，不攫着东西誓不罢休，但抓攫住物件，顿时就泄了气，中途落下来。猛虎出力向司马福扑去，突见一团黑东西向他口中飞来，他咆哮一声，顿时便张口咬住了，在半空中落了下來。

李二牛见机不可失，随即一个滚身，飞扑到司马福身边，扯起他如飞的奔逃！

猛虎扑到东西，正要饱嚼一顿，但撕拉之时，才发觉这是一件满身臭味的衣服，猛虎大怒，咆哮一声，便向两人如飞般扑来。

李二牛扶持着司马福，逃了一段路，司马福的双脚早就吓软了，全仗李二牛全力拉扯，但因此越跑越慢，眼看身后追来的猛虎已快扑到。司马福被李二牛的义气深深感动，流着泪对李二牛道：“二牛呵二牛！你活在这世上尚不足廿二年头，死了便是夭折！你便丢下我这副老骨头，自家逃命去吧！老虎吃了老夫，便没胃口吃你也！”

李二牛喘气道：“甚的话？二牛岂能丢开你独自逃生？要死便死在一块罢了！”

猛虎这时已扑近两人不到三丈之遥！它见两人便在前面，猛地一个蹲伏，凌空扑起，向两人泰山压卵般的扑砸下来！

这一扑砸个正着啊，司马福、李二牛两人便有十条生命也没了！

就在此时，赖布衣已然骑着白马飞驰而至。他一见下面情状，大吃一惊，当下也顾不得自家安危，狠命一拍白马，飞身上前，待接近猛虎三尺处，滚下马来，顺手把白马一推，向那虎口推去！

猛虎咬住了白马，随即狼命的狼吞大嚼起来，再也不理会前面的李二牛、司马福两人了。

赖布衣却被突然下鞍摔得半死。这时，司马福、李二牛已然回过神来，一见救他两之人竟是以为必死无疑的赖布衣，顿时又惊又喜，跑过去，扶起赖布衣。

司马福也不及说什离情别话，急道：“我等快逃！这恶虎吃了白马，若然未饱，我等岂非又要供它饱嚼么？”

赖布衣摇手苦笑道：“不碍事！不碍事！这老虎吃了这白马呵，也是它倒霉，从此便不必再张口吃食矣！”

司马福奇道：“怎的说？”

赖布衣道：“这白马乃无形之物，这老虎吃了下去，自然会变了无形之虎也！”

话音刚落，那猛虎已然把那白马吃得精光，突然，它倒地吼叫起来，随即满地翻滚。它越滚越快，越滚身子便由黄变白变灰，在一阵呜咽声中，这威势凶猛的大虫竟化作一只纸老虎！随即一阵猛烈山风过，纸老虎被风吹散纷飞，眨眼失去踪影！

司马福、李二牛直瞧得心胆俱寒，惊道：“赖先生此法惊天动鬼神，当真令人不寒而栗也！”

三人静了片刻，山风才静了下来，月亮也早升上了，但见山野林间，披沐着一层淡淡的银光。

这时，司马福、李二牛两人才猛然醒起赖布衣方才摔下深

谷之事，忙探问起来。

赖布衣把方才游地府的事说了一遍。直把司马福、李二牛两人听得耸然动容。

司马福叹道：“素闻地狱之说，老夫尚不相信，但如今赖兄亲历其境，也不由老夫不信了！莫非人活在世上，所作所为，这笔账真要到死后才清算么？然则人人活在世上，岂非均要提心吊胆，哪尚有甚人生乐趣？”

赖布衣笑道：“善恶皆由心生，只要他心地良善，做事公正，甚么地狱之说，也就大可不必理会！”

司马福沉吟半晌，忽然醒悟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做人之道但求心安理得，管他成败与得失、地狱与天堂！”

赖布衣大笑。李二牛听两人打着关子说话，他却半点不懂，闷了起来，便嚷道：“那判官大人求赖先生之事，却如何处之？莫非真要趟这趟浑水么？”

赖布衣点头道：“赖某既已答应照应，岂可反悔？对阳世之人尚且须讲信用，更何况此乃对阴官之承诺？说不得，便有天大麻烦，也只好到城北荒寺走一遭也！”

三人连夜下山。半路上，司马福忽然想起那日在蓬莱饭馆碰见的那位后生哥，心中忽有所悟，忙悄声问赖布衣道：“赖兄！那王判官说他的前身乃一位姓宁的书生，那宁波儿亦姓宁，赖兄已瞧破此人灾劫在即，莫非王判官的前身肉身，便是这位宁波儿么？”

赖布衣微微一笑道：“且先到城北荒寺一察，是时便知端详矣！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好！好！这阴劫桃花运呵，应劫之人尚好端端的快活，我等倒几乎成了劫中冤死鬼也！”

绝处逢生降救星 寻龙大侠助精英

仁化城北廓荒寺，枯藤、老树、昏鸦，绝望人在苦熬。

宁波儿自打蓬莱饭馆打探赖布衣行踪不果，绝望之余返回城北荒寺，眨眼已是第二天傍晚时分。

宁波儿身上寒战日重一日，他躺在寺东厢，瑟缩一角，自忖已必死无疑。

南厢那位姓赤的壮汉，自离寺后一直未见返回，宁波儿便连一个诉说心中绝处的伴儿也没有。他亦曾思想不顾一切返家而去，也好有个葬身之所，但想着家中老娘少妻，眼见他遭此凶劫，岂非伤心欲绝？宁波儿心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既是天亡我也，灾劫难逃，便自身一人承受吧了，便做只孤魂野鬼，也莫去负累家人！”

短短数日，宁波儿好好一位义气男儿，竟被内忧外困折磨得形容枯槁，犹如奄奄待毙的活死人！

忽然，宁波儿在昏睡中仿佛听闻有脚步声悄悄移近，他以为必是那取命的妖物来矣，欲要挣扎，但浑身无力，动也不能动。他绝望之余，不禁嘿嘿冷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既来之则安之，贱命便由汝取去吧了！”

但过了一会，并没动静，也没妖物出现，他依然好端端的躺在枯草堆上。

“宁相公勿虑！灾劫虽近在咫尺，但尚幸救星至矣！”忽然一声细如蚊唱似曾相识的少女悄语传入耳来。

宁波儿心头一震，颤声道：“是青青姑娘来了么？”

蚊唱声道：“正是贱妾！”

宁波儿道：“姑娘既道在下难逃一劫，妖物为何迟迟未现？这等活活折磨，但求早死而已！”

蚊唱声道：“宁相公勿虑，贱妾已使计拖住老妖数日，是以相公数日寒战难熬，但尚不至暴毙荒寺！老妖今晚至矣，相公千万小心在意！尚幸救星已临，相公若求得他相助，当可保平安无恙！”

宁波儿道：“多谢姑娘设法维护周全之恩！但姑娘为甚不肯现身相见？”

蚊唱声叹道：“救星已近，瑞气逼人，孤魂野鬼，如何敢以身现形？但相公如念贱妾凄苦可怜，困身苦海，求岸无涯，平安返家之日，肯携妾枯骨，归葬家宅，便恩同再造矣！……救星已临！妾去也，相公好自处之！……”

宁波儿又惊又奇，急道：“姑娘藏身何处？”

蚊唱声远远传入道：“但记住寺侧白杨树上乌鸦巢可矣！”言毕曳然而止。

宁波儿心中又惊又怜，暗叹道：“姑娘身世可怜，可惜却求着我这短命人！……”

“赖兄！便这荒寺么？偌大一座寺院，怎的竟荒凉如此？”寺院外廊忽然传来一阵人声。

宁波儿一听“赖兄”二字，顿时如甘露灌顶，精神一振，咬紧牙关，挣扎着爬了出来。

“活神仙救命！”宁波儿喊了一声，便再支持不住，昏在寺院外廊。

进来的果然是赖布衣、司马福、李二牛等三人。赖布衣一见宁波儿模样，连忙抢上前去，扶起他，叹道：“士别三日，怎的竟被折磨成这般模样？”

司马福、李二牛相帮着，把宁波儿扶进东厢。宁波儿依然昏迷不醒，躺在枯草堆上，便如死人一般。

赖布衣摇头叹气，摸出一道纸符，解下腰缠的玉葫芦，倒酒把纸符化开，灌宁波儿服下了。

司马福道：“相隔仅数日，怎的便病得如斯模样？当日他在饭馆何等豪气精干，如今这副模样，却如何去考取什的朝廷功名？”

赖布衣笑笑，道：“司马兄差矣！你轻觑眼前此人，他若能平安渡过此桃花阴劫啊，便是刑部尚书大人的身份也！他日司马兄有甚冤哉枉情，只怕要赖他秉公判处哩！”

李二牛吐舌道：“这可当真是人不可貌相也！但他真有这等福份？”

司马福却忽有所悟，道：“老夫知矣！他既与地府判官王大人乃一体之源，在世上自然亦是判官一类的大官！这是前生缘份命数注定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不然，他虽有此三生奇缘，但命数逢劫，眼下这桃花阴劫，得看他能否安然渡过矣！”

司马福奇道：“放着赖兄在此，难道还未足维护他周全么？”

赖布衣摇头道：“劫有内劫外劫之分，外劫者可以外力助之，内劫者须凭自身一己之念全力抗御，这宁哥儿目下恰逢内外劫数，赖某只能助其抵御外劫，但内劫之数能否安然渡过，便得看他自身运命根基如何矣！”

三人言谈间，宁波儿已悠然转醒。他睁眼一见赖布衣便在他面前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天可怜见再逢活神仙，万望活神仙救命则个！”

赖布衣扶起宁波儿，道：“宁公子不必多礼，在下此来乃受人所托，公子不开口，在下亦会竭尽全力救助！”

宁波儿一听大喜，忙谢道：“多谢活神仙……赖先生！多谢赖先生救命大恩！”

赖布衣一听，奇道：“你如何知我姓赖？”

宁波儿把那日在城中古庙碰见白面人的事说了，道：“我依言前往蓬莱饭馆寻先生，但店中掌柜说先生一早便出去了！在下无奈，唯有乖乖返回荒寺等死。但不知先生受谁人所托，前来救助在下贱命？”

赖布衣不禁苦笑摇头道：“岂料前生尚且如此维护后生，当真乃三世奇缘也！托在下之人便是宁相公所见，此中因由，宁相公不必多问！”

赖布衣说罢，又问宁波儿道：“宁相公栖身荒寺，尚有何人作伴？”

宁波儿道：“在下因赴仁化会考，家贫住不起城中价昂馆舍，才栖身如此荒凉之地，还有甚伴儿？但……”宁波儿欲言又止。

司马福急道：“宁公子有话便说，若然吞吞吐吐，赖先生如何教你？”

赖布衣亦点头微笑道：“宁相公有甚难言之隐，但说无妨！”

宁波儿想了想，终于还是把那位青青姑娘的事坦白说了出来。末了又道：“南厢还住了一位壮汉叫赤霞儿，但自初来那日邂逅一面，已不见数天矣！”

赖布衣沉吟不语。李二牛与司马福面面相觑，心中均道：“要来必来，如影随形，这阴劫桃花运人鬼苦恋故事果然来了！”

我等只怕真个要为他人作嫁衣裳也！”

赖布衣沉吟良久，方道：“然则宁公子以为这青青姑娘如何？”

宁波儿叹道：“其身世固然可怜，但人鬼殊途，在下亦万般无奈也。”

赖布衣微笑不语，又道：“宁公子既说寺中有人先后暴卒，皆妖物所为，但南厢赤霞儿比公子先入荒寺，为甚却安然无恙？”

宁波儿迷惑不解道：“在下亦觉其人神色奇特，但为甚竟能逃过大难，便不得而知矣。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公子可否领我上南厢一察？”

宁波儿点头道：“在下服了先生酒符，身上寒战稍减，行动已无大碍。”

赖布衣道：“好极！这便请公子引路可也！”

宁波儿挣扎着爬起来，李二牛、司马福左右扶持着他，一道走出东厢，上南厢而来。

南厢赤姓客人的厢房门虚掩着，李二牛伸手轻轻一推，门便开了。里面只有一床一桌，以及放在桌上的一个包裹，但人迹不见，床上的灰尘亦积了寸厚，显然从没人在上面睡过。

李二牛奇道：“这厢房陈旧如此，怎会住过客人？”

宁波儿又惊又奇道：“这当真奇怪，在下日前明明见到赤姓客人躺在这床上安睡！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想必是宁哥儿病眼昏花瞧错了！这床若然有人歇宿，怎会积了寸厚灰尘？”

宁波儿断然摇首道：“不然！那晚在下刚进寺院，妖物尚未缠身，何来病眼昏花之说？”

司马福老大不信，尚欲再说什么，赖布衣却向桌上那包裹走近去，脸色凝重，突然俯身一拜，道：“有请尊丹霞山神赤霞儿公现身相见！”

众人均不明所以，被赖布衣此举弄得张口结舌、不知所措。

突然，有一阵低沉的嗡叫声自包裹中传了出来：“太素公果然好眼力，一眼便瞧破小神行藏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赖某接近包裹，即觉此物隐隐有祥光透出，其光洋洋兮有如高山行止，便知此物定然来自名山之神所托化，又丹者赤也，赤霞儿者，岂非丹霞山山神么！”

包裹突然无风自动，似在点头惊佩，一会，嗡嗡之声又传了出来：“素闻太素公上窥九天霄汉，下察千丈地府，盛名闻之久矣，今日才有幸目睹太素公尊容！……既太素公亲助此子，谅无大碍，桌上包裹有吾镇山之物，或可助太素公一臂之力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尊神既已知此子来历，为何不现身相救，令他受这多日苦楚？”

嗡嗡声道：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不经世间忧患，焉知世人酸苦？况吾虽添列山神，但法力低微，实难抗老妖物千年道行威力，是故虽受人所托，亦只能暗中周全，延其生命，以待太素公到来妙施大法，降魔伏妖也！……”

赖布衣道：“然则尊神乃受何人所托？”

嗡嗡声道：“所托之人品位尊崇，小神岂敢直呼其名号？太素公细思便知其详矣！吾就此拜别，太素公大功告成之日，丹霞山上再行现身相见！……”

声音自近而远，末了便戛然而止。

赖布衣不禁点头微叹道：“虽说此举有益于社稷苍生，但

亦由此可知人情脸面，便连地府阴官亦难幸免！……”

赖布衣沉吟间，却把司马福、李二牛、宁波儿三人弄得目瞪口呆！

宁波儿先就双膝跪倒，向赖布衣拜道：“原来先生便是名震粤川的寻龙大侠赖布衣太素公也！岂料先生名号，便连地府阴官亦尊而崇之！小子有幸得赖大侠相救，实宁家三代之福。”言毕又要再拜。

赖布衣吃了一惊，连忙伸手把宁波儿扶起。他深知此子目下虽灾劫临头，能否躲过尚属未知之数，但其前身根基非同小可，这如此大礼若公然受之反招折寿。他好言抚慰了宁波儿几句，便肃然道：“赖某误打误撞，亦已身陷于此劫，为人为己，自当悉力以赴！但公子目下乃内外交劫，外劫尚可助之，内劫便须公子凭自身正气以抗御也！否则魔随心生，心魔炽盛，便大罗金仙亦难救公子生命！”

宁皮儿栗然而惊道：“小子自当谨记赖先生之言，任凭刀山火海、山崩地裂，小子只当闲庭信步，咬紧牙关存气自保便了！”

赖布衣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！目下灾劫已近，此物你留在身边，返东厢安睡去吧！”

赖布衣把桌上的包裹递给宁波儿，又吩咐司马福、李二牛先扶宁波儿返东厢歇息。

宁波儿接过包裹，觉得轻飘飘的如捏纸絮，暗道：“如此轻于鸿毛，有甚妙用？”但又不敢出言相询，只好战战兢兢的先行返东厢而去。

一会，司马福、李二牛出来，走近赖布衣身边，悄声道：“这宁哥儿目下奄奄待毙的模样，凭他一人之力，如何可以抗御邪

魔灾劫？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一切自有安排！此举不外试其根基深浅，德性如何罢了！目下已交亥时，此子应劫之时到矣！你两人务须静坐南厢此房内，此地有山神馀荫，谅妖邪轻易不敢接近……”

就这时，寺院外面突然刮进一阵奇寒刺骨的阴风，随即四下阴风大作，呼呼呜呜，其声有如妇人昏夜哀嚎，令人闻之毛骨耸然。

本来甚是洁亮的月儿也突然隐入黑云中去，寺院周遭阴风呼嚎，漆黑中犹如万千厉鬼恶魔在穿环回廊、走舍飞屋，鬼影幢幢！

司马福与李二牛面面相觑，面色不由一变，暗道：“不好！那活儿果然来也！”幸亏这时赖布衣便在身边，心想：“凭他本事，岂容妖邪恶魔横行霸道！”

赖布衣却神色凝重，目注寺院东厢，肃立沉吟不语，似在察看什么？又似在等待什么？